

# 张家界

○刘 惜

首先撞入眼帘的，是那三千座拔地而起、互不攀附的石峰。它们不像寻常山脉那样绵延起伏、一脉相承，而是各自为政，以近乎倔强的姿态直刺苍穹。地质学家说，这里曾是汪洋大海，亿万年间的地壳抬升、海水退却、风雨切割，才雕琢出这般世所罕见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。而在我等凡人眼中，这分明是大自然以天地为砧、以岁月为锤，锻打出的巨型雕塑群。

金鞭岩是最负盛名的杰作之一。这座高约四百米的孤峰，上细下粗，四棱分明，棱面横纹节理如同鞭节，仿佛一根怒指青天的神鞭，将大地与苍穹缝缀在一起。它身旁的“神鹰护鞭”更为奇绝，峰形似雄鹰，展翅侧首，以半抱之势将金鞭岩揽于翼下，鹰首高昂，气势凌云，令人不得不叹服造物主在布局时的匠心独运。

最难忘的是在黄石寨顶俯瞰。乘敞式缆车攀升时，脚下万丈深渊，眼前奇峰怪石倏忽来去，那种恐惧与狂喜交织的战栗，让人既想闭目逃避，又忍不住睁眼贪婪。及至绝顶，云海在脚下翻涌，阳光从云隙间漏下，将远近峰峦染成浓淡不一的水墨，近的苍翠欲滴，远的若隐若现，恍若一幅徐徐展开的巨幅青绿山水。此时方悟“不上黄石寨，枉到张家界”并非虚言，这云端之上的视角，确乎难得一遇。

若说张家界的山是刚硬的骨架，那么水便是其间的血脉与柔情。金鞭溪全长二十余公里，发源于土地垭，蜿蜒于深壑幽谷之间，因流经金鞭岩而得名。

沿溪行，溪水清澈见底，阳光穿透水面，将溪底的鹅卵石与游鱼照得纤毫毕现。两岸奇峰屏列，高入云天，树木繁茂，浓荫蔽日，偶有猕猴从林间跃出，或攀枝荡藤，或向游人乞食，为幽谷增添几分野趣与生机。溪水时而平缓如镜，倒映着蓝天白云与绿树青山；时而跌宕成潭，在跳鱼潭一带形成天然的“澡堂”，游人脱了鞋袜，将双足浸入沁凉的溪流，旅途的疲惫便随着水波荡漾而去。

张家界的云雾，是天地间最善变的魔术师。清晨，它们从山谷间缓缓升腾，将峰峦缠绕成缥缈的孤岛；正午，又退避至天际，只留几缕薄如蝉翼的纱幔，为山石镶上柔化的边；傍晚则再度集结，在夕阳中幻化成金红、橙黄、淡紫的渐变，将整片山林浸染成印象派的画布。

而支撑这幕大戏的，是覆盖率在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原始森林。这里的树木，或挺拔如剑，或亭亭如盖，或虬枝盘错如龙蛇竞走。珙桐、银杏、水杉等“活化石”在此间静默生长。漫步林间，空气中弥漫着松针与腐殖质混合的清香，每一次呼吸都像是在与远古对话。阳光从密

林的缝隙中筛下，在地面铺成斑驳的金币，鸟雀的鸣啾从四面八方涌来，却难觅其踪，这便是“蝉噪林逾静，鸟鸣山更幽”的当代注脚。

当地少女身着鲜艳民族服饰，在黄石寨顶邀客留影；溪边浣衣的妇人，见人来往便报以羞涩的微笑，这些鲜活的场景，让张家界从“画中游”回归“人间世”，成为可触可感的生命空间。

离开张家界时，我在心中反复默念吴冠中先生的那句话“养在深闺人未识”。这位国画大师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发现并推介张家界时，这里尚是交通闭塞的偏远山林。如今，它早已走出深闺，成为世界自然遗产、世界地质公园、国家5A级景区，每年迎接着数以百万计的海内外游客。

然而，当我再次回望那些在云雾中若隐若现的峰峦，却觉得它依然保有着某种原始的、未被完全驯服的神秘。或许，真正的张家界从来不在导游图的标注里，不在缆车与栈道的便捷中，而在某个清晨独自面对云海时的静默，在某条人迹罕至的山径上与一只猕猴的对视，在某夜宿于农家时听到的远处溪水声里。

它是大地写给人类的一封长信，字迹是峰林，邮戳是云雾，而读懂它，需要一颗愿意慢下来的心。

## 诗 歌 苑

### 大 暑（外一首）

○ 李立屏

我所有的温暖,都不来自太阳  
来自大暑的坡上  
葳蕤的青草  
和青草上流动的羊群,流动的河  
我还想念那里的一双双星星  
但仅有天上明亮的眼睛

是不够的  
还应  
有明艳的脸庞  
燕雀的笑声

清凉的风  
田野一朵朵开出的细小的欲望  
才是我亲爱的花园

### 假 以 时 日

大暑一到,夏天就要过去

秋天很快来临  
时间不多了  
那些蔬菜和草木  
都在趁机努力地开花、结果,繁衍后代

其实大可不必这么紧张  
它们还可以假以时日  
蝉没唱完的歌  
秋风会接上

# 多味暑假

○吴树民

听到几个认识的在校学生私下商量，暑假准备去某某处打游戏、某某地旅游。家庭富裕者，外出旅游，开阔眼界，十分有益。可是，我知道他们的家境并不富裕，问他们为什么不找个单位勤工俭学，帮父母减轻一点负担呢。他们说，家里不让，怕累着……我心里一阵震颤，可怜天下父母心，你们这样，能培养出什么样的孩子，他们走向社会能吃苦耐劳吗？

他们问我，上学时寒暑假都在干什么。我看他们有兴趣，就简单地回顾了我当年的寒暑假——

由于父母都是农民，20世纪50年代买不起煤，我从小学五年级起，暑假不是背着老笼，带着木棍和竹耙，去麦茬地里用棍打下麦茬，再用竹耙搂到一堆装进老笼，就是到树林用竹耙搂飘落的枯叶，装进老笼背回家做柴烧。秋假就是去人家拔过棉花秆的地里，用中间钉有大粗弯钩的拔杆，把人家未拔净的半截棉花秆拔出来，背回家晒干当柴烧。寒假就拿着长绳、镰刀、戈插，进沟上坡，割枣刺、荆条、蒿草，打成捆，背回家就是硬棒柴。下雪天也得随着父亲迎着飞雪去，不然家里的饭就做不熟呀！

20世纪60年代，我上中学，暑假在学校当小工：一是种植农作物。咱是农家娃，平日就跟随父母干这些活儿，松土、除草，学校有锄头，施肥学校有厕所，浇水学校有水桶，只要不怕脏、不怕臭，干

这活儿拿手。二是参与基建。搬砖、和泥、盖房子。人家匠工站在房上墙头，咱得把砖搬到房下，浇水洒好，然后一块一块扔到两人高的房顶，让匠工接住。这活儿既要力大，又要技巧，扔得太高，会碰到工匠头；扔得太低，掉下来就会砸到自己。一天下来，晚上胳膊疼得睡不着觉！

累不累，肯定累；苦不苦，当然苦。但是，一天可挣到1.2元钱，学校收取1毛5分钱的管理费后，到手1.05元钱。那年月，这可是一笔大收入，因为一个月的生活费也才四五元钱！

在京上大学，国家每月给我们这些家庭贫穷的学子发助学金，吃饭买书不用发愁了。但是，我穿的衣服太差，母亲用白粗布染黑给我做的裤子，已经补丁摞补丁；一位工人师傅送我的深蓝色工作夹克，肩上也补了两块大补丁。所以我周日、假日，根本不敢去上街，怕我的衣着给首都抹黑……

暑假、寒假无钱买车票回家，就留在学校打工。暑假的活路比较单一，就是和一桶水泥沙灰，背上一摞红色的机瓦，爬上六七层高的教学楼顶，将裂缝或破碎的瓦片取下，换上新瓦，以确保楼房不再漏雨。这活儿不重，就是必须蹲在或趴在斜面屋顶，假若掉下去就可能性命危险。楼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遮阴，三五分钟就会汗流浹背。就是有风，也不

敢站起来享受一下。不过我们知道自娱自乐，我和几个同学干着干着，还会情不自禁地唱起《红梅赞》《洪湖水》《浪打浪》《十送红军》等歌曲。唯一的麻烦是，每天晚上必须洗一下衣服，否则，又潮又黏，实在无法穿；偶然衣服未晾干也得穿上，没有换洗衣服，要不然就要露羞。

寒假的活儿种类就多一些，或者铲掉有些破烂的墙壁，用水泥沙灰抹得光光堂堂；或者铲除路边操场的杂草，让校园变得更亮丽一些；或者到校办工厂，用十二磅的大铁锤砸碎不合格的铸件……

干一天，扣除学校1毛5分钱的管理费，还可挣到1.05元钱。本来是想拿这些钱给自己买一两件衣服，可是想想家乡父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辛日月，还是悄悄将那点钱邮寄回家，起码可以让年迈的父母多吃几顿有盐有醋的饭菜……

现在，国家富强了，家境好的，可以外出看看祖国的壮美河山；家庭困难的，能不能自己打工挣钱？父母舍不得在校的学子下苦打工，可是，父母在家务农，种粮或者种菜、养鸡、养羊、养猪，一天腰都累得直不起来，你们就那么心安理得？莘莘学子最终也要走向社会，面对激烈的生存竞争，如何适应？就不能不打游戏、少翻手机、少去旅游，帮父母减轻一点负担，也给自己培养一点吃苦耐劳的好习惯吗？

当古城西安近40℃的高温炙烤大地时，抵达五台山首晚，这里的温度只有15℃。王老师曾经调侃，这么热的天气你怎么还带了一件卫衣，结果还真派上了用场。这里就是一个别有洞天的小世界，山间晚景便抚平了我内心的浮躁。

次日清晨，晨雾未散，行至山脚，抬眼望去，1080级石阶顺着山势层层向上，隐入山间轻岚云雾深处。石阶陡峭绵长。同行的王老师看出我的为难，提议我买一根拐杖借力。撑着拐杖踏上石阶，腿脚的负重轻了大半，登山瞬间从容许多。

踏上石阶，陈会长轻声叮嘱：“你根据自己的情况，不必勉强自己，随心而行，人到、心到，便是圆满，万事不必强求。”

这番通透劝慰宽慰了我，可心底仍藏着一份不服输的执拗，我想凭自己的双脚走完整条山路。山道上行者百态，沿途不断有朝拜的信徒，走几步便俯身叩拜，一步一躬身，满心虔诚和敬畏。望着他们笃定虔诚的模样，我心中的忐忑慢慢消融。山间薄雾悠悠流转，青松覆满山坡，远处古刹半掩在流云之中，这股清宁山水消解了攀登的疲惫。我不再焦躁赶路，只一步一个台阶稳稳向上，尽管爬上一阵就累得气喘吁吁，但我始终坚定一个信念——坚决不能拖大家的后腿。奇怪的是，腿部竟然没有想象中那种不适。

我在心里默默念着，既然来了，就一定要挑战自己。攀爬了约莫200余级台阶，转角却撞见一个标识牌，好多人在此歇脚，原来此处已是469级台阶。心底豁然开朗，不知不觉竟走完近半路程，余下的山路又有什么可怕呢！很多时候困住人的，不是前路艰险，而是预先给自己设下心理高墙，未起步便认定自己做不到。

一路拾级而上，古寺金顶在云雾里时隐时现，蓝天、白云、青山与庙宇融成一幅柔和静谧的画卷。登顶之时，清冽山风扑面而来，吹散一身薄汗。只见连绵群山铺向天际，一种开阔通透之感涌上心头。当我稳稳立于黛螺顶山巅，顿时有了“山高人为峰”的豪迈。大殿内外佛号声声，香火旺盛。我一瞬间满心柔软，一盏心灯燃起，也表达了对家人的美好期许和祝愿。

此刻，我心疼从前总自我否定的自己，更庆幸此刻咬牙坚持的自己，在心里给自己一个大大的拥抱。

由于心里总有阴影，日常登高爬梯我总小心翼翼，骨子里藏着挥之不去的自卑与胆怯，下意识回避远行、攀登。我的腿脚其实尚能行走攀登，困住我的从来不是旧伤，而是内心自我设限的枷锁。此番6人同登五台山黛螺顶，借这千级石阶，我终于和怯懦多年的自己对峙和解。

同行伙伴步履轻快先行远去，陈会长步子宽大，我难以跟上，便独自慢行下山。方才还是晴空，转瞬乌云压顶，大雨倾盆而下。撑伞立于半山进退两难：前行石阶湿滑怕牵动旧伤。幸好有个小殿的偏房廊下空了出来，我便在那里避雨。

# 黛螺顶上，与己言和

○王小侠

登山不必争先,人生不必逞强。  
从前困住我的执念  
与自我否定,在千  
级石阶、一场山雨  
与满目岚雾古刹间  
尽数化开。

待雨势渐缓才缓步下山，雨后山林焕然一新，古寺金顶经雨水冲刷，在天光下愈发明亮。当晚一夜安睡，长久盘踞心底的焦虑、自卑与不安，仿佛都被这场山雨涤荡干净。

后来我才知晓，我困在半山避雨之时，留在山顶的同伴恰好撞见云雾散开，阳光穿透云层落在金顶，拍下了难得一见的绝美景致。那一刻我彻底顿悟：人生处处是取舍机缘。

下山途中，我们偶遇独自静坐石阶的修行人。6人商量后拿出随身干粮相赠，他几番推辞，才温和收下，助人的暖意顿时充盈我们心底。

归途回望渐远的青山，心中豁然开朗。长久束缚我的从不是腿上旧伤，而是心底那句根深蒂固的“我不行”。陈会长暖心的叮嘱、文友的一路照料扶持、偶遇修行人的温柔相逢，还有家人长久的包容，皆是沿途暖意；但真正解开我心结的，是自己一步一步不曾停下的坚持。

登山不必争先，人生不必逞强。从前困住我的执念与自我否定，在千级石阶、一场山雨与满目岚雾古刹间尽数化开。

黛螺顶的石阶从不是需要征服的高峰，而是一把叩开心扉的钥匙。山水无言，风雨有度，这趟五台山之行，有青山薄雾、古刹流云，也有偶遇的善意与突如其来的山雨。它让我与过往、伤痕、长久怯懦的自己握手言和。